

▲黃孝達水墨作品《維港紅帆》。

## 編者按：

十一月底佳士得「中國近現代及當代書畫」拍賣中，本地畫家黃孝達的水墨作品《維港紅帆》以一百二十五萬港元落槌成交，不僅創下他個人作品的最高成交紀錄，也是在世的本地畫家作品在藝術品市場中少見的高價。

而這樣一幅被市場、專家認可的作品，卻是黃孝達在過去幾年中一直試圖捐贈與香港藝術館而無果之作。以黃孝達為代表的南來畫家，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本地畫家的重要組成，卻又始終和這座城市維持着似遠似近的微妙關係。面對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一群體該如何在其中立有一席之地？

# 南來畫家盼一席之地

## 黃孝達打拚逾40年「紅帆」從未駛離維港

▲從內地來港的黃孝達，不經不覺已在香港生活四十多年。

「我的家原來在北京，我來香港四十多年，做過苦力，一點點打拚到現在，已經很適應這裏的生活環境。」七十五歲的本地著名畫家黃孝達在談到《維港紅帆》這幅作品時說：「這隻紅帆，也許剛好可以反映到很多新來港的人對這片土地的一份感情。」這是一隻永遠不會離開維港的船，卻在創作時被黃孝達安排在畫面最邊緣的右上方，同前方兩岸的繁華掠影，彼此靠近而又漂離，就像作為一個具內地背景的本地藝術家，在這個城市中的樣子。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文、圖）



▲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位於西九文化區。



►香港藝術館於二〇一九年重開。



▲黃孝達另一幅以維港作主題的畫作《維港暮色》。

一隻紅帆，一隻如星火般小小的紅帆，榮榮漂於維港之灣；在它面前，是巨大如怪獸般的石屎森林，是繁華的、燈紅酒綠、五彩繽紛的維港兩岸。這是黃孝達《維港紅帆》中的畫面。

這幅作品創作於二〇一八年，當時他在北京舉辦個展，為突顯香港畫家的身份，因而創作了這個作品。

### 畫外音：作品欲捐藝術館無果

黃孝達是一位十分勤勉的藝術家，他的工作室位於九龍灣的工廠中，他和太太總是每天清早吃過早餐，就來到工作室開始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們幾乎只休息大年初一天」。《維港紅帆》是他創作時長久的作品，「畫了三個月。」

在香港，凡畫風景的畫家幾乎都畫過維港，黃孝達筆下的維港，要如何區別於已經存在過的千千萬萬的（畫中）維港？一百八十厘米見方的作品，他一盞燈一盞燈、一個窗戶一個窗戶地畫，「畫到後面，有點憋住了。」黃孝達說：「一直想不到很好的方法去表達這個主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有次在某個遊艇俱樂部吃飯時，看到的一幕令他印象深刻的景象：「在維多利亞港靠近中環（紅磡海底隧道）的地方，有一隻紅色的帆船。在夜晚，不

知道是因為打了紅光還是因為船本身就是紅色的，非常耀眼。」後來黃孝達了解到，這是一隻屬於旅遊發展局的船，專門接待遊客，「白天可能環島遊，晚上就帶他們看看香港的夜景。」他想，這隻船也許可以代表自己的某一種身份和想法。

《維港紅帆》創作完成後，不少朋友向黃孝達提出了購藏的意向，但他始終沒有同意。「在我心裏，這幅畫有一個最適合它的歸宿，是香港藝術館，即便要我免費捐贈，也是可以的。」他補充道：「如果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註：二〇〇九年改名為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還有舉辦，我相信這幅作品會通過雙年展而被藝術館收藏。」

畫面上那個幾乎要看不見的紅點，是一隻在地理意義上百分之百屬於維港的紅帆。它戰戰兢兢、隻影立於繁華的入口，在畫面上形成極大張力，正如畫家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係。

### 遺憾：失去展示東方媒介平台

「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我拿過三次獎，這是香港唯一一個評委的資格和水準都很高的官方專業性獎項。但是二〇一二年之後，突然就沒有了下文。」黃孝達對此難掩遺憾：「當時的雙年展，有東方媒介，為傳統藝術風格的作品提供了平台和空間，

不像現在的香港展覽，盡是西方意識的作品。」

對於黃孝達這樣的南來畫家而言，失去了雙年展，就失去了最大的展示平台；且他認為藝術館的收藏標準並不明晰，「它們的收藏途徑我們都搞不懂。十年來我沒參加過藝術館的展覽，我現在覺得自己有些挺好的作品，找不到地方展覽。」

「從內地來到香港的畫家，不要說受重視，不受歧視都有點難。」看着那些和自己同年獲獎或是獲獎次數不如自己多的畫家的作品，一幅幅在香港藝術館展出，黃孝達不無委屈。他懷疑這和自己的身份有關，「近十年中，我沒見過香港藝術館展出中國美協藝術家作品，我問了周圍的人，大家也沒見過。而作為當前比較大型的、容納了眾多南來藝術家的香港美協，對此似乎也無能為力，目前美協在香港的聲音還不夠洪亮，香港藝術界有些人並不當我們是回事兒。」

「我現在等不了。」今年已經七十五歲的黃孝達嘆謂，已經感受到自己衰老的跡象：「我的記憶力在衰退。我想這幾年對我而言比較關鍵，要考慮身後名了。」黃孝達最終放棄了將《維港紅帆》贈與香港藝術館的想法，「我想買家花這麼多錢買回家，也會好好收藏的。」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資料圖片

## 「香港業餘畫家是全世界畫得最好的」

### 豪言快語

在香港，如黃孝達般有着內地背景，但又扎根於此的畫家並不少。除了畫家身份，他們有的在高校教書，如周晉、熊海、廖井梅；有的身兼香港美協等社會重任，如林天行；還有如黃孝達般的商人、「業餘畫家」。

儘管早在多年前已經拿過多次雙年展

獎，黃孝達說自己「七十歲才開始能成為專業畫家。」在生活成本高企、凡事幾乎皆向「利」看的當下，以繪畫為生並不容易。對南來畫家而言，更是難上加難。

「來到香港之後，我發現只靠繪畫是沒辦法餬口的，所以我去了做生意。」黃孝達說：「後來曾經因為沒有文憑且不會英語，又失去了在大學教授繪畫的

機會。」不過，他對此頗為樂觀，「業餘畫家的最大特點是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大家有正常的工作，可以養活妻兒老小，不必為了賣畫改變自己的風格。」他笑言：「像馮永基、呂壽琨，還有當年的王無邪等，也是非全職畫家。我毫不慚愧地講，香港的業餘畫家是全世界畫得最好的。」

### 孰輕孰重

香港是一個喜歡創新、跨界、融合的城市，藝術領域概莫能外。無論是嶺南畫派還是新水墨，都是折衷中西，融合創新的。但黃孝達始終堅持以傳統水墨來表達文人思想。「我認為作品的精神與內涵，比技術上的創新更加重要。」然而，隨著香港藝術館的重新開幕、M+

## 作品內涵VS技術創新

的落成，他感到傳統的空間正在被擠壓，「像馮永基這樣的水墨畫家，去到藝術館只能搞裝置藝術，我感覺這是對水墨的歧視。」

採訪當天，黃孝達正在工作室準備個展「尚善飯·黃孝達藝術展」，這個剛剛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落下帷幕的展覽，

作品涵蓋綜合媒介、書法、水墨，是黃孝達的一次「叛逆之作」——他突破性地開始綜合媒介的創作，「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綜合媒介並沒有什麼難的，精神上的創意才是最高級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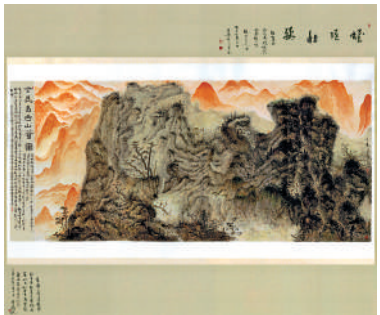
### 追昔撫今

## 曾經的藝壇盛事

藝術館自一九七五年開始舉辦「香港藝術雙年展」，這項香港最大的藝術比賽後來成為當地藝術家創作及培育藝術新晉的平台。許多藝術家從這裏走向國際，在各類國際大型藝術展覽和比賽中獲獎，推進了香港藝術創作走向世界。後來

鑒於由策展人策劃的主題性國際雙年展及三年展不斷湧現，為有別於這類藝術展覽，藝術館由二〇〇九年起，將之命名為「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以下是「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2009」部分獲選為最優秀作品：

►葉家偉《香港影像：花園街》（攝影）。



▲馮一峰《金鼎昌曲山蒼》（中國繪畫）。

## 本地藝術家有價有市

### 高拍價啟示

採訪結束後不久，十一月三十日，黃孝達畫作《維港紅帆》在佳士得以一百二十五萬元的高價成交予私人買家。作為黃孝達當前作品的主要代理畫廊，明畫廊總監林沙洲提到，他們此前對於《維港紅帆》的估價在六十到八十萬元，預計一百萬元成交；最終成交價格比預計多出四分之一，可謂相當理想。

一方面，這個結果有賴於黃孝達作品自身的高質量。佳士得負責中國當代水墨的專家Carmen認為，《維港紅帆》是黃孝達少見尺寸較大的作品，較好地呈現出他在筆墨控制和光影描摹方面獨特的藝術特色；另外，十分重要的一點是，這件作品在二〇二〇年曾代表香港參加第十三屆全國美展，這是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文聯、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內地美術界最權威、規模最大的頂級展覽。「通過畫香港的海港，引發了我們很多藏家對其中愛港情懷的共鳴。」

另一方面，也得

市場的發展。林沙洲表示，近年，香港畫家作品的市價已經翻了好幾倍。「比如說，呂壽琨作品五年前的價格基本在幾萬到幾十萬元，現在可以到幾百萬元。」他還談到，當前在中國現當代藝術方面，買家更看重作品的觀賞性、裝飾性，而非收藏性。「當前香港本地畫家的作品，最貴的可能在十萬一平（方）尺左右，也不是非常貴；且大家相信香港藝術家未來發展的前景比較好，這些都有利於本地市場的發展。」林沙洲說：「相信這次《維港紅帆》在拍賣市場上的成功，也會對之後（的發展）有很大的鼓舞。」



▲明畫廊總監林沙洲。